

树

魂

中国林

·2

作者小传

黄根品，1932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县塘雅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9年春考入金华农校，1950年2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元月毕业于浙江林校，并分配在杭州市园林管理处工作。

1956年3月，作为浙江省青年造林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了由团中央和林业部联合在延安召开的陕、甘、晋、蒙、豫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并志愿留在延安工作，长期从事国营林场、林业站等基层林业单位的具体领导工作。

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调延安地区林业局，任副局长。

1978年11月调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任副局长，其间，曾率中国防护林考察组赴阿尔及利亚考察“绿色坝”建设。

1985年5月调浙江省林业厅任林业厅顾问。

序 言

这本以写实和回忆为基调的书，取名“树魂”。所谓“魂”者，典籍上释义为“灵魂或精神的东西”。这里所言“树魂”，乃指一个把自己的生命溶入绿化事业之中，成为自己的依托，成为自己“主宰”的东西。绿化“中华大地”为本书的主旋律和“魂”。

全书分五个部分，即第一部分，延安寻梦；第二部分，南北屐痕；第三部分，临台抒怀；第四部分，翠簇清响；第五部分，蔚树新韵。

本书虽侧重于对林业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但涉及面较广，既有对林业的理解和经验之谈，也有对人生的真切思辨和对理想的追求，还有一些重要的历史片断以及和一些国家领导人交往的史实。虽然文字没有惊人的笔触，有的只是一点做人的本色。我想表现的也仅仅是对人生的一点真实体验而已，也是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对人民、对祖国的拳拳之心。这是我从尊林业工作四十余年的真实生活的写照，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积累的结果。许多篇章曾在中央和地方刊物上登载过。可以说篇篇饱蘸着对绿化事业的认识和思考，维系着对绿化事业的希望，字字句句蕴含着绿色的韵律，并力求去掉语言的遮蔽，直接拥抱真实的世界，也是一个老林业工作者自信心的充分显露吧！虽然没有请社会名流显贵写序和题词，显得冷清一点；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书中有一个标题：“硕果缝英，自成馨逸”，说的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趋向成熟的三步曲。如果说，果实在前期就摘青，还嫌太酸、太涩的话。那末，它到了后期，就趋于成熟，自然果香飘逸了。我的这部文稿，大概也不会是“摘青”的吧！书中内容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文字流畅，有较好的可读性，尤其对于青年和林业工作者，读之会感亲切。它宛如原野上贴地而生的株株寸草、朵

朵小花，虽没有灿烂的色彩，但却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片清新、一片馨香、一片异样的温柔。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热情支持和赞助，在此深表谢忱。

黄根品
1994年4月

目 录

序言

第一部分 延安寻梦

- 韶光岁月 (3)
- 在三度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的地方 (22)
- 永久的向往
——记在延安召开的首次青年造林大会 (26)
- 附：柳树与松树 (29)

第二部分 南北屐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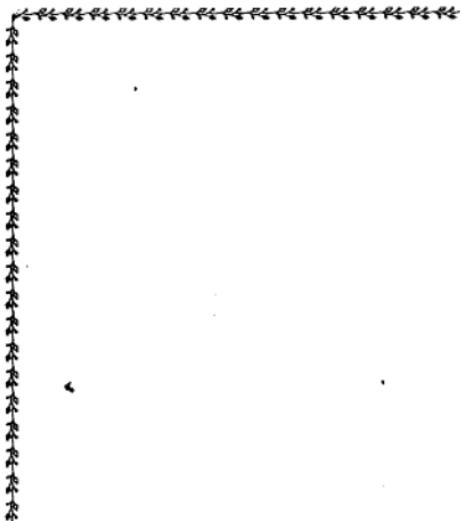
- 唤醒沉睡的大地
——西北林业情况考察报告 (33)
- 再现“卧马草地，沃野千里”的自然景观
——毛乌素沙地情况的调查和加快治理的建议 (41)
- 浙江林情考察手记 (50)
- 在留下森林痕迹的地方
——关于英川林区日趋萎缩的调查 (71)
- 洪灾之后的思考 (74)
- 对当前林业若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77)

第三部分 临台抒怀

-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对若干问题的意见
——在黄土高原区工程师训练班上的讲话 (83)
- 灌木丛生的重要涵义
——在沙打旺及灌木种子基地座谈会上的讲话 (97)
- 重视抗旱造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在黄土区抗旱造林技术讨论会结束时的讲话 (100)

加强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在“三北”地区国营苗圃经营管理座谈会上的讲话
	(104)
北国问树意悠悠	
——在浙江林校校友报告会上的讲话
	(108)
明天更灿烂	
——在庆祝浙江林校建校3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7)
硕果绎英 自成馨逸	
——在浙江林学院八七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
	(120)
我的林业观	
——在浙江省林业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124)
第四部分 翠簇清响	
改造大自然的宏伟工程
	(131)
棘丛不居总萧条	
——关于生态良性导向的思考和建议
	(134)
从树种单一化的泥潭里走出来
	(139)
寻求山区优化组合的模式	
——从苍南“坎边杉”引出的思考
	(142)
小苦微甘韵最高	
——银杏之乡随笔
	(145)
留得清明在人间	
——追念胡耀邦同志
	(147)
难以忘怀的记忆	
——追忆罗玉川同志
	(151)
阿尔及利亚的林业建设	
——赴阿尔及利亚考察纪实
	(154)
第五部分 茵树新韵	
浅谈栽树的诀窍
	(161)

栽树的辩证法	(163)
保护苗木根系的重要性	(164)
苗木浸泡与成活	(165)
要迎合树木的习性和嗜好	(167)
南树北移之奥秘	(169)
干旱地区栽树法	(170)
别具特色的冻土移植	(172)
移栽大树的要点	(173)
裁柳新说	(175)
弱根强苗巧栽松	(177)
离不开土壤的树木	(178)
栽合欢树的蹊跷	(180)
但愿人间处处皆佳境	(181)



第一部分

延安寻梦



延安从1956年春季开始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几十年来坚持不懈。这是1960年在延河岸边青少年植树的情景。



从1956年冬季开始，从黄龙山林区挖掘野生油松，移栽在延安市郊的山头上。这是拉运松树的汽车队在宝塔山下的合影。右起第一人为作者。

韶光岁月

对于一个正直地走过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来说，回忆是他的财富，特别是那些美好纯洁的回忆。

延安，这个不寻常的古城——中国民主革命的圣地，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每个到过延安的人，都会留下种种难忘的印象。我曾在那度过 23 个寒来暑往，往事历历，情丝萦绕，不绝如缕。

—

到延安去！

这里所说的“到延安去”，并非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有识之士为追求真理，参加革命队伍，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封锁线去延安的事；而是指在建国初期，在中央发出“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一个青年放弃在西湖畔的工作，志愿到延安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故事。

1955 年，在数树深红出浅黄的 10 月，团中央和林业部联名发起，决定于 1956 年 3 月 1 日在延安召开陕、甘、晋、蒙、豫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壮举，是建国以来首次全国规模的青年《绿化祖国》的盛会。它似一股春风吹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选出各自参加大会的代表，浙江也不例外，召开了全省青年造林积极分子大会。我作为杭州市园林管理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入选出席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的代

表。我为能参加这样的大会而欢喜雀跃。还没有动身，就迫不及待地到处寻找有关介绍延安的书籍，以便早日了解它。

3月1日，延安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这里如期召开。会议地点在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下午2时，在悠扬的管弦乐曲声中拉开了帷幕。

我初次去延安，对延安的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和亲切：那巍巍的宝塔山；那蜿蜒的延河；那山坡上错落有致的窑洞，还有那头扎羊肚毛巾，身披半截老羊皮，鞭子甩得噼啪响的牧羊人和雪白的羊群……。但当我目睹延安童山濯濯，树木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的情景时，又大惑不解。因为在我赴延前夕，就曾天真地猜想过：“延安的绿化一定搞得很好的”。谁知到延安看到的却是一副荒凉的模样。经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才茅塞顿开。原来这里的过去也是大山乔木，茂林荫翳的地方。后来，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掠夺，兵灾火灾，乱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使森林日益减少。直到抗日战争年代，使剩有的一点林樾丛卉摧伐殆尽。解放初期的延安，留下的只是满目的战争创伤。

会议期间，代表们瞻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的故居——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和凤凰山麓，使我生平第一次领略了革命先辈们在艰苦岁月里那种浓浓的生活气息，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伫立在毛主席穿着补钉衣服的照片前凝视，异代同怀，激情荡起，久久难以平静。

当时的我，看上去虽然身体孱弱，面庞消瘦，戴着近视眼镜，喜欢把两手插在裤兜里；一副文质彬彬的神态，却是一个年甫二十三的热血青年。一个出身贫农的儿男，从童年起就饱尝了“苦瓜”的滋味：常常光裸着脚板，沿着阡陌小径去拣柴和野菜；腿上溃烂了用泥巴敷疮疤；中午放学往往空着肚子回学校去……。在这样清寒的家庭中，我从小就在村野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也体验了农村广大农民的贫苦，佃租地主的土地，轮耕历代的苦楚……。因此，初覲人生，接受社会主

义思想是十分自然的，那般的赤诚，那般的一往深情，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青年林业工作者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我油然产生了到艰苦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的念头，产生了到延安去的念头。虽然当我想到了自己在不久前刚患过肺结核病，身体较虚弱；想到杭州的亲友故旧；想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值得依恋的生活时，思想上也很矛盾，可谓心潮起伏，思绪纷呈，但最后还是毅然作出了“到延安去”的决定，正式向主持大会的胡耀邦同志递上“要求留在延安工作”的书面请求。

在3月10日的闭幕式上，当大会宣读浙江省委批准我留在延安工作的电文时，全场掌声响起，欢声如潮。一群延安青年迎向前来，把我从座位上高高举起，簇拥着上了主席台，当时的热烈场面，使我受宠若惊，顿觉自己的心和延安青年的心贴近了。当时我激动得只说了两句话：“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延安人了。我要为绿化延安奉献青春，决不辜负‘青年人’这个光辉的字眼。”这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光彩熠熠的瞬间，也是一个永久难忘的瞬间。

二

“信念是力量的源泉，她常常牵缠着人们的衣袂，使之对理想的追求变得更加强烈和执著。”

向往延安，和习惯延安的生活，这完全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大的人，要习惯陕北黄土高原的生活是需要一段时间和毅力的。初到延安时，几乎一切都觉得茫然，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南方吃惯了大米饭，端起小米饭，大有“咽不下玉粒金谷噎满喉”之叹，吃得既少又慢。第一次跟老乡说话，还没说上两句，对方就摆摆手说：“一满解不了”。那里的日温差大，气候干燥，在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黄土高坡时，不由会想起漫步在柳丝拂拂，月色溶溶的西湖白

堤上，倾听一支悠扬的小夜曲时那种恬静闲逸的情致。但旋即想到自己是为参加延安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来的，不是来享清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住土窑洞，吃小米饭，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度过了13个冬春；陕北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他们又经历了多少艰苦斗争的岁月……。所以，面对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我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在改造自然，绿化延安的实际工作中，十分注意向“延安人”学习，不断磨炼自己。

1957年春播大忙季节，我到蟠龙乡马家沟村去体验生活。离延安东北约摸50公里，顺着蟠龙川，穿过一道峡谷，便到了群山环绕的马家沟山村。当我背上铺盖步行到村里时，众村童围了上来。一个皓首霜须，精神矍铄的长者，笑容可掬地走过来和我握手，他就是原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村党支部书记申长林同志。他热情地留我住在他的家里。

到村的第二天，我就学着社员的样子，头扎羊肚子毛巾，肩上老镢头上了山。人们摆开一字长蛇阵，顺着山坡自下而上开始刨地。湿润的黄土顺坡往下滚，埋住了脚，裤腿上沾满了土。歇晌的时候，我踩着刚掏过的松软黄土，吸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乡村人那种质朴，憨实的秉性。刨地，对一个没有长期劳动习惯的人，是个重活。一天干下来，手上竟冒出了几个乌紫的血泡，腰困臂酸，全身如散了架似的，但吃上小米饭要比平时格外的香甜可口。

日后，又接着学犁地，赶毛驴送厩肥和牧羊等农活。赶毛驴是最有兴味的。先要学会“啧啧”、“得求”等吆喝牲口的号子，才不为所窘。我吆着驴，一驮子一驮子地把厩肥送上山去。在一次往返途中，我发现驴舌不时探出笼嘴，舔吃路沿的青草，自思忖：“时下嫩草盈野，何不让它吃青草呢？”就向老农讨教。老农十分自信地说：“眼下正是用驴的时候，如果让它白天吃青草，到了晚上就不肯吃干草，第三天早上驮粪就会没劲；几天下来驴就乏了。等过了农忙，不用牲口了，才放它蹄青。”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有些事从表面上不无道理，但还有

深层潜藏的道理往往不为人知。

我在马家沟的十几天，不仅尝试了陕北高原形形色色的农活，也亲身体验了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申老的形象，尤为感人，每当晨曦初上，在山村逶迤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就有他忙碌的身影；不是荷着锄头查看禾苗，就是手执拦羊铲子放牧羊群。天天起早摸黑，从不间断。他已到古稀之年，我劝他不要太劳神，他却捋着山羊鬚须，乐呵呵地说：“我一天不劳动，就象身上缺了个什么似的不舒坦。”不是吗？劳动已成了他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了。从他满布皱纹的脸上就不难看出，他和千千万万高原上的劳苦大众一样，都是自少至老历尽辛劳，饱谙此味的。他们的心里没有一点尘翳，如满月之清光皎洁，都有一颗勤劳善良的心，郁结着生活的渴望。

时序到了深秋，秋风肃杀，野草向瘁，树叶凋零，树木光秃着枯瘦的身影，百状萧瑟，到处灰蒙蒙的不见一点绿色，令人生闷。怎样使这里在冬天也能看到绿色呢？我想起了途经黄陵时看到轩辕黄帝陵四周郁郁苍苍的古柏丛林。对哇！就栽松柏树。它不畏风霜雨雪，不怕酷暑严寒，耐干旱瘠薄，冬夏常青，是最具象征意义的。

听说在距离延安 200 公里以外的黄龙山林区有松树，我油然产生了试验移植松树的想法。提出来之后，不料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更多的人持怀疑态度。就连地区林业局长也善意地劝阻，说你初来乍到，如果试验失败了，影响不好，不要冒此风险，云云。当然，同事们的劝阻也不无道理，这里的自然条件恶劣，春天干旱，冬天寒冷，许多树木往往经受不了长久干旱和严寒而枯去，而且搞大树移植也有一些难题。首先，在学校里时就知晓，栽松的成活率是与松龄成反比的，也就是说松龄越大，栽植的成活率越低，尤其采取裸根移栽更难指望成活，唯有带土团移植，才有成活的可能。但在陕北黄土高原区，都是沙质黄壤土，土壤疏松，在通常情况下，要带土团是困难的，即使包装得很好，也难免土球松散。怎么办呢？我分析了松树不畏酷暑严寒，耐干旱瘠薄土壤的特性，提出了在冬季冻土移植野生油松试验的建议，

却意外地得到当时地委书记白志明同志的赞同。他说：“让革命圣地四季常青。你的这个想法和建议很好；就是栽百株只活一株，我们也应该栽它”。他并许诺“要钱给钱，要车给车”，勉励我大胆地试验。他的这种理解、支持和豁达大度，使我激动不已，勇气倍添。

在农历的 11 月中旬，延安已是冬烘时节，我行色匆匆地只身前往离延安 200 公里之遥的黄龙山林区去。那时的交通不便，坐卡车到洛川后，再骑自行车越岭爬坡。虽尘尾滔滔，朔风凛凛，仍挥汗不止。沿途陌路生生，半夜敲开村舍的门投宿，翌日红日三竿到达了目的地。第二天即与林区的几个工人钻入了深山野林，挑选了 33 株十余年生的野生油松，每株都是细心挖掘，根部带好土团，并用稻草包扎好，装上马车，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运回延安。这时，延安的土层比黄龙山上冻得更厚了，只有用十字镐才能破开坚实的冻土层。挖开 33 个栽植坑，忙乎了一天，把它们分别栽在杨家岭和宝塔山上。经过一个严冬和春旱的考验，这 33 株油松不仅异地扎根，而且翠绿欲滴，十分可爱。

冬季移植野生油松的试验成功了，确确实实的成功了！地、县的领导同志亲自上山去看，并提出了要进行大量移栽。

从此，延安市郊开始转入大量移植工作，年年坚持不懈，先后从黄龙山瓦子街林区和南泥湾林区陆陆续续挖掘了数万株野生油松以及柏树。后来考虑到移植大树成本较高，又改从富县林区移植人工培育的山地油松幼苗，并开始了就地繁育，使栽植松树的株数和面积与日俱增。

现在，延安的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新民山、杨家岭等都成了松柏满山，延安已呈现了冬夏常青的壮丽景观，延安上空也从此有了松涛傲啸的声音。

三

长在深山僻壤的树木，同样享受到阳光的沐浴和雨露的滋润。我扎根延安，也得到党的关怀和重视。不仅地市领导同志不期而至问暖

问寒，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而且远在北京的胡耀邦同志还托人捎给我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并在扉页上写上他的亲笔题字：

谨将这本纪念册转赠给热爱祖国的林业事业，1956年五省造林大会的标兵，志愿留在革命圣地从事绿化工作，已经作出贡献并且定会作出更大贡献的战友和同志黄根品同志。

手捧这本珍贵的纪念册，我掂量“定会作出更大贡献”这八个字的字字千斤的分量，这是党的期望！

1964年6月中旬，我荣幸地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1日，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中午接到通知，下午中央领导人接见并照相。午后时钟的鸣声已响了二下，代表们个个喜形于色，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厅里，列队等候。厅内一片肃静，不约而同地注视大厅入口处，不胜翘企。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通往大厅的甬道口出现时，全场立即沸腾起来，毛主席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迈着矫健的步履进入大厅，频频招手。这时，全场欢呼声进出如梭，万口如一，情往似赠，仰止之心溢于情表，千万张绽开的笑验，如万花怒放。共和国的元老和全国各族青年济济一堂，会见沉浸在欢乐和热烈的气氛之中，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这次盛况空前的会见，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

四

“走那条需要开辟的小径吧，这是崎岖的，使人疲劳的，但只有它引向高峰。”

搞林业工作是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可是，延安的自然条件与杭州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北温带，一个是亚热带；一个是大陆性气候，一个是海洋性气候，两地的生态环境和植物群落完全不同。因而，在南方学的东西，在北方许多是用不上的。以树种为例，南方的常绿阔叶树，栽到北方就难以生存，除非冬天放温室里。就连栽树的方法也是

不同的，南方的挖穴栽苗法，在北方就用不上。因为北方的地表干土层很厚，挖浅穴，幼苗栽在干土层中就难以成活。面对陌生的大自然，怎么办？《实践论》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是的，我应该从实践中去了解和熟悉那里的大自然。于是，我几乎跑遍了市郊的所有山头，进行实地调查，观察，对比，分析。通过实地考察，我较快地摸到了陕北地区大自然的脉搏。

我特地物色了南门滩作为实验基地，那是一片近 20 亩的河滩地，择其半壁，砌了围墙，经过平整和填充土壤，从 1959 年开始了引进培育各地名贵的树木花卉的工作。平时虽有专门园丁莳花，自己也常常涉身于畹畦篱落之间，亲挹其清芬逸韵，乐此不疲。后来，这块实验地稍事规划设计，筑以温室，添以亭、廊、花台点缀，就成了延安的第一个花园。园中四时有花，春日垂柳摇青，丁香吐馥；炎夏合欢挂缨，好花弄影；秋冬盆花孕蕾，松柏常青，成了人们休憩游玩的好去处。对初来延安的人来说，有谁会相信，这里原来是一片乱石累累，垃圾处处，下雨成潭的低洼地呢？

在优良树种的引种试验上，也是耐人寻味的。

在引种合欢树时，开始用当年生苗出圃栽植，接连两年幼苗都遭冻害，地上部枝干全部枯死；第二年从根部萌生的嫩条更难御寒。对失败进行分析思考我从中得到了启示：延安的生长期短，合欢一年生苗还没有充分木质化，就严冬降临，是过不了冬的。在进行第三次尝试时我采取了直接从西安引进 3 年生大苗，栽植在园地里的方案。终于，三易寒暑而告成。在植后的第三年开出了束束粉红色的鲜艳夺目的花簇。这也使我明白了在科学实验上成功的要旨是：目标始终如一；长期坚持不懈。我先后从南方成功地引进了几十个优良树种和园林花卉品种，使陕北有了银杏、雪松、水杉、七叶树、合欢、皂角、红枫等名贵品种。

水杉为古中生代孑遗树木，原来仅分布在我国四川万县以及湖北利川县交界处。它树形高大，树姿优美，为喜光的速生用材树种，也